

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

言兵爲禁暴整亂所以自爲暴亂也設不爲作亂生也

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

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爲暴也

所以爲淫也

樂蕩人之所以盡孝

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淫也

所以盡孝已非所爲自淫過也

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

樂蕩人之所以盡孝

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

詐僞佯哀戚而已也

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

樂蕩人之所以盡孝

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

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

用兵有術矣而哀爲主

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

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

與其易也甯戚故曰以哀爲主也

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

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

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

昏冒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立義立

喪也故

喪而親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主術訓上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入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教令也謂不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清言而事辦也

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

成辦而不自勞

是故心知規

而師傳諭導

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也傳相也諭導以正道也

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

無失策謀無過事

過猶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

能行而相者先導

相也導以正道也

諫或作謀也是故慮

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

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也

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

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

命數註纊塞耳所以掩聰

不欲其妄聞也數讀而買數益之數也

天子外屏所以

自障

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

故所理

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

離之

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

若欲飾之乃是賊之

飾好也

天氣爲魂地

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大一之精通

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

測盡

尙與人化

知不能得

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眉

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

信身在中懷其仁成之心

懷

甘雨時

降五穀蕃植

蕃茂長植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茂歲終獻功

以時嘗穀

嘗之新穀薦明堂祀

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

##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西

虛集七

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

遷延猶倘佯也已說在本經也

民樸重端慤

端直也成也

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

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

省

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日所

也出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罔固空虛

而天下一俗

一同其俗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

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

修其末

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

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

來鳥擗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

逾益夫水濁則魚踰於水喘息之

論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

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

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知

從所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塊而弭

塵抱薪以救火也

塊塵麼也楚人謂之塊動塵之貌弭止也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

求寡而易贍贍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

保真抱德推誠

誠實

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

本也

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

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

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

千里

踰猶通也

冬日之陽夏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冬日人物歸陽夏日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圭

虛集七

猛物歸陰莫使

之自然如是也

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冥

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

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

市南宣遼弄丸而

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

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

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兩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

軛韁鐵鎧

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

其於以解難薄矣

薄於德也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

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蘧伯玉衛

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是史黯往覲焉

晉卿簡子

趙氏也史黯史墨也

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

以其亂也

固塞險

阻何足以致之

致猶勝也

故皋陶瘡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

言者也

雖瘡平獄理訟能得人

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

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

貴於見者

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

亂政故貴於有所見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之令

皋陶瘡也不視見師曠瞽也

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

以用師法

故民之化也

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

從其志意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

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

莊公齊靈公之子光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

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六

虛集七

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

亟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

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徽而威

王終夕悲感於憂微鶯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微讀紛麻綿車之縷也

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

哀威王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樂孔子也

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

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

學鼓琴於師襄

師襄魯樂大師也

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諭教之

鼓文王延陵季子聽魯樂而操也

聽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

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湊會也或作蒸升也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論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已充出言以嗣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塞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蠭首蠭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針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七

虛集七

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轄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者刺舟者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是故道有智則惑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爲之巧拙也御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抱鼓爲小也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爲之巧拙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行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

才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

幹舟小船也危險越

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

一曰大舟也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驥馬而

服駒駘

黃馬白腹曰驥詩曰四驥彭彭駒駘野馬也

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

能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

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本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塗也

或作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

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

下也桀之力別船伸鉤索鐵釽金椎移大犧水殺鼴鼴陸捕熊羆也

索絞也索讀協角也

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

焦或作巢

由

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

則人材不足以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六

虛集七

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

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鼴鼴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

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

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

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殊異鴟夜撮蚤蚊察分

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

鴟鴟鳴鷦鷯也謂之老菟夜

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

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

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鷺鷥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

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

姦人得其宜苦讀監慢捕器慢讀慢緩之慢

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慢

慢讀慢緩之慢夫責少

者易儻職寡者易守寡任輕者易權

謀

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

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厭

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

也

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嚴考儼然立默而吉祥受福尸不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立默而吉祥受福尸不

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

不極爲善也

一人被之

而不喪

大萬

蒙

冒

也是

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

治道通矣

通猶

爲患者而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

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

言不可不

慎

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

死也故爲患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

風化

是故

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

因法而行故不怒也

朝有賞者而君無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充

虛集七

與焉

因功而行故不與也

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

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

贛物

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

言太上之世下

知之人皆能有此術

橋桔舉上衡也

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

橋柱權衡者行

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

人主靜漠而不躁動百官得修焉譬而軍之持

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甯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

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

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

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惡善惡之名人猶有强知之人耳不如掩聰明而本修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

人君得行如此

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處愚稱德則聖人之爲謀若伊尹爲

湯謀傳說

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之任國語曰

武丁以像旁求聖人得傅說於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

者天下遺之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是

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

建立也是基業也

是乘眾勢

以爲車御眾智以爲馬雖幽野

險塗則無由惑矣

幽深也險猶遠也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

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間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

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

通

知其權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

身不能保也

保猶守也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

##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之上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

尊重舉之不自覺

主道員者

運轉而無端

端涯

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

運轉而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

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不易奪言相和

同道則亂

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

高也推崇也奉也君得君道

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

君得臣道

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

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

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

好問欲與人同其功

王勇而好問故勝

勝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

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

千鈞一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

其力使舉大鼎服脫而不能舉也

不任故曰不能舉也

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

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

不能勝故不恃也

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人眾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

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

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修道理

之數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大載重而

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

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

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拂戾也詭違也

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資是以積力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囂筭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方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

營則謾僥倖邪

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軒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謾僥倖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鷁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生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

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

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亦敗也

事治也

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

事治也

使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

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孤玉石而

孤瓜瓠者何也玉石堅孤不孤無得於玉石弗犯也能入故不孤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

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

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

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

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

###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眞偽之實

是故處人以譽

尊處人隱居也以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察其所尊顯無

名譽見尊也

遊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

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

是也

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

其實臣守其業業以效其功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

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

羣臣輒湊莫敢專君專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

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

事是以中立而偏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百官

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  
日進庶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亂國則不然有眾咸譽者無  
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聞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  
者游於辯修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  
禁則犯之邪以黨與非謗上令自邪姦也

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  
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  
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驥駢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  
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  
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卷之七

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  
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  
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  
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  
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  
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有此之福也豫讓欲報趙襄  
子欲爲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摘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  
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  
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

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嘗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蹠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數術

主術訓下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無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

金玉爲珍詭異狡爲怪非常爲奇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云

虛集七

808

躁康荒康安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繩綸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五彩具則賦斂無度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莘莘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越席不緣越結蒲篋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穀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老憂也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易也衰世則不然一